三國志卷十六

目錄

曹操殺神醫華陀

關公玉泉山顯聖

漢中王痛哭關公

關雲長古城會

關雲長夜走麥城

大戰徐晃

漢中王成都稱帝

廢獻帝自篡漢

漢中王怒殺劉封

曹植七步成章

魏太子曹丕秉政

吾等累受漢中王厚恩安忍背之

勢危力困不能支持我今已降吳侯芳旦

仁曰吾非不忠

芳忙接入城問其事故

報公安守將傅士仁至

却說糜芳聽得荊州有失正無計可施

關雲長大戰徐晃

特來南郡公安二處取白米十萬石
接入　使曰軍士缺糧
正猶豫之間　報關公使至
久事漢中王實難背之
公細察之
芳曰吾弟兄
倘一日得勝而回必無輕恕也
仁曰關公去日痛恨吾二人

令一將軍

芳大驚曰公如何斬之仁曰
仁大怒拔劍斬使于堦下
已被東吳所取此糧怎得過去
芳大驚問顧傅士仁曰
今荊州
斬
二日立
杖四十二日杖八十
星夜解去軍前交割遲慢一日

蒙大喜引見吳侯

芳大驚急同傅士仁出城投降

正說間 報呂蒙引兵圍了城池

必被關公所殺矣願公察之

以圖生計

如不早降

公今日如早降東吳

安可來手

關公此意正要斬我二人

受死也

操聚文武商議忽一人出曰
切勿泄漏使關將有備也
乃是令操夾攻關將
使呈書操視
報吳使至操召入
南郡諸居民無不欣悅
孫權重賞二人撫民勞軍
却說曹操坐於殿上

樊城垂曉危矣
不發
若聽孫權秘之
今樊城困乏至急引頸盼望救軍
行軍之法各有所長勿秘之
姓董名昭字公仁言曰
樊城危矣
操視之乃濟陰定陶人
王上若聽孫權勒兵不救
樊城失

若秘兵不發使孫權得志
却令徐晃乘勢掩殺
恐家有失必速退兵
使關公知之心持兩端前後不能相顧
以寬軍心
不生他意
不如令人將書射入樊城令曹子孝
則荊州之勢愈大也

令將軍急戰關公

使曰今魏王

晃接入問之

報魏王使至

却說徐晃正坐於中軍帳上

既徐晃正坐於中軍帳上

逕往雒陽之南陽陵坡駐札

先差人催徐晃急戰

此非上策也

操大喜

引大兵

晁自引精兵五百徂沔水
假執徐晁旗號
即差副將徐商呂建
一十二箇寨柵連絡不絕
晁
廖化屯兵在四冢
一人報議關平屯兵在偃城
以解樊城之困言未畢

二十五餘里蜀兵忽報城中火起
五六合敗走
呂建出戰
商大敗而走
兩陣對圓鼓角震天
自引兵至遂提本部三千精兵迎敵
去襲偃城
且說關平聽徐晃

直取徐晃戰到三十合

平大怒縱馬輪刀

已被東吳奪了荊州

關平賢姪好不知死汝荊州

徐晃立馬在大旗下高叫曰

正遇一彪軍擺開

平急勒兵回救偃城

忽流星馬到報說正北第[illegible]屯被徐晃領兵攻打
平曰軍士再去報言者斬之
軍心驚慌如之奈何
接着化曰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
殺條大路逕奔四冢寨來廖化
平不敢戀戰
三軍
叫偃城中火起

雖飛鳥亦不能入何慮賊兵能入

手將曰四冢寨鹿角十重

如有賊到急便舉火

堅守營寨

廖化與手將曰

汝等

吾與汝去救此屯

此間皆靠沔水必然賊兵不敢到此

平曰若第一屯有失諸營

不見一人
是夜關平引一枝兵殺入魏寨
某當謹守
可引兵一半
今夜可引兵劫寨
化曰將軍
遂與廖化曰徐晃屯兵不得地利
平看見魏兵屯於淺山之上
平知是計
精兵奔至第一屯住扎
於是關平廖化盡起

關平等退兵忙奔樊城而走

早望見寨中火起急到寨前皆是魏兵旗號

乘了第二屯逕投四冢寨來

皆是魏兵

平同廖化支持不住

平敗奔原營四面

右邊呂建

兩下夾攻一時

火速退時左邊徐商

公大喝已

多有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

此乃疑兵之計

又兼曹操自引大軍分十三路來救樊城

來見關公曰

今徐晃奪了偃城等處

畜力死戰奪路而走回到大寨

乃徐晃也蜀兵大驚平化

前一軍攔住

爲首大將

以警魏將汝勿犯我

深知彼能

若彼不退吾先斬之

公怒曰徐晃與吾故舊

平諫曰父體未痊不可與敵

徐晃兵至

公令備馬

不足爲慮言未畢忽報

陸遜代之

不可聽也呂蒙病危孺子

百別君侯脩怨數載

鴈翅擺在兩邊

晃出馬背後十員驍將

徐晃出馬在魏營門旗廠處

魏軍見之無不驚懼

公勒馬問曰

公遂披掛提刀上馬奮然而出

左右謀士皆勸不住

綽兵器在手回顧衆將

何故數窘乎吾兒耶

公曰吾與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

今幸得一見不勝欣喜也

震於華夏天下之士莫不歎服

教誨感恩不忘矣

徐晃聽畢

不想君侯鬚髮蒼白憶昔壯年相從多蒙

君侯英風

公雖武藝高強
亦揮刀迎之戰八十餘合
總是右臂少力
言訖揮大斧直取關公公大怒
兒曰此國家之事非某之私
公驚而言曰
公明何出此言耶
若取得關公首級者重賞千金
厲聲大叫曰

上流頭呂蒙引兵殺來
關公上馬引衆將急奔襄江
荆州兵大亂
引軍殺出城來與徐晃會合兩下夾攻
曹仁見魏王救兵至
四下裏喊聲大震乃是樊城
關平火急鳴金收馬回寨

已降東吳了也　公罵猶未息
探馬又報公安傅士仁
公不敢奔襄陽
却投公安來
說荊州已被呂蒙所奪家眷被擄
來奔襄陽忽流星馬到報
亦有死于水中者公急渡過襄江
背後魏兵追至

有知者答曰呂蒙將水手盡穿白衣

沿江上下何不舉火」

悔不聽足下之言今果遭此事也

衆將救醒公告司馬王甫曰

公聞言怒氣沖塞瘡口逆裂昏絕於地

招糜芳都降東吳去了

催糧人到報說公安傅士仁往南郡

公遂差馬良伊籍爲使齎文三道

一面從旱路去取荊州

主公事急矣　可一面差人往成都求救

有何面目見兄長耶　都督趙累曰

吾中監之謀矣　因此不得舉火

精兵伏于牆廡之中　扮作客商

公跌足歎曰　先拾了守臺士卒

故順辭求效

與關公結連恐我軍乘其困而擊之

司馬懿趙儼諫曰昔日孫權

聚集多官商議便欲起兵追趕關公

昔仁得脫重圍撫民賞軍

一面來取荊州却說

星夜赴成都求救

非汝等之罪也

今尋龐德屍首親自祭拜

操曰此乃天數

引衆將來見魏王泣拜請罪

公熟思之仁依諫不追

則孫權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也

尚可存之以爲孫權之害

今關公兵敗孤軍慌走

未有長驅逕入敵圍者也且樊城之圍
不能及其功孤用兵三十餘年
徐晃深入其中全獲其功孤用兵三十餘年者
荊州之兵圍塹鹿角十重

觀遍徐晃所戰之地操問曰
操重賞三軍到四冢寨
用棺槨載往鄴郡卜地葬

徐將軍有周亞夫之英風矣同至漳波
按隊伍而行
並無差亂操大喜而賞曰
出寨迎接見晃軍
忽報徐晃兵至
操引數將
操班師還于摩陂駐扎
衆皆歎服
徐晃之功
過苔郎墨

當日會散
以獻王上操大喜
再乞引兵去擒關公
操自舉杯勸徐晃曰
全襄樊者
設宴大會文武慶賀犒賞三軍
未滅安得有功
乃 將軍之功也晃拜謝曰敵人

關公在荊州路上進退不得與　趙累曰

就扎兵于摩陂以候消息

以遏關公之師

同夏侯尚守襄陽

却說曹操封徐晃爲平南將軍

關雲長夜走麥城

關公聽其言遂修書差使赴荆州來
可差人賫文與呂蒙看彼如何答對
是背盟也
在後暫住軍於此
今却與操結盟
共誅操賊
常致書主公以結同盟
如之奈何　　呂曰昔日呂蒙在陸口時
吾在其中救兵不至

呂蒙出廓迎接

忽報關公使至

將士之家感其恩惠安堵不動

多官遵令時時給與並無缺少

依例應付如有患病者遣醫治療

關公出征將士之家不許吳兵攪擾按月結糧

知說呂蒙在荊州傳下號令

但隨

以金帛贈之
其將士之家
同報將軍善言致意遂設宴相待
今日之事乃國家所差非蒙之罪也煩使者
呂蒙昔日曾與關將軍結好
使呈書與蒙蒙看畢而言曰
使至廳上蒙以賓禮待之
聞知使至塡街塞港盡來觀看無不喜悅

乃國家之命豈蒙
非蒙之事
呂蒙不允言
見了關公公問之使告曰
回到寨中
使命宴飲二日蒙親送出城
有口傳音信者皆言家門無恙
衣食不缺
皆來問信有連名書信者

衆將欣喜皆無戰心

關公

使命如前所說

皆來問信

衆將

喝退使命

死必殺之以雪吾恨

此乃呂蒙之計也

吾生不能殺此賊

不必憂念

公大怒曰

并諸將家家無恙供給不少

關公傷不早降耶

守公奕欽勒馬挺鎗大叫曰

乃九江壽春人也

姓蔣名欽

一彪軍攔路

爲首大將

公加恨呂蒙遂催軍前進

忽然喊聲大震

逈回荊州者數多

卒兵來取荊州軍行之次

人報將士

衝殺一陣右邊山谷內喊聲又起一彪軍出
令支人也
姓韓　名當　字義公
一彪軍出　爲首大將乃遼西
二十餘里喊聲響處左邊山谷中
欽大敗而走公引兵追殺
拍馬舞刀直取蔣欽不三合
吾乃漢將　豈降賊乎罵訖

關公大怒

上寫荊州士人 衆叫曰本處人投降
行無數里南山崗白旗招颭
急徹軍回走
併合來戰關公知深入重地
姓周 名泰 字幼平三軍
爲首大將乃九江下蔡人也

手下將士漸漸消疎
喊聲震地
鼓角喧天將關公困在垓心
字文嚮五路軍馬前後
名盛
右邊大將乃瑯琊莒縣人也
姓丁　名奉　字承淵
左邊大將乃廬江
山崦人兩軍撞出
姓徐

救出關公
分兩路兵
殺入重圍
當夜三更正東上喊聲連天乃是關平廖化
止喝不住部從止有三百餘人
卓心盡變
皆應聲而去關公愈怒
呼兄喚弟覓子尋爺喊聲不住
北及天色黃昏關公遥望四山之上皆是荆州土兵

若得這救軍馬救濟
此近上庸劉封孟達把守可速差人求救
公聚將士商議
分兵緊守其四門
此城雖小足以支
催促軍兵前至麥城
暫且屯住以待援兵關公從之
遂入城
公曰

公曰但恐不得透出重圍耳
于劉封
整整齊齊八馬雄壯
公問曰誰敢再往上庸求救
廖化應聲出曰
見吳兵八面分布
公親登城觀之
吳兵四面圍定水洩不通
正議間忽報城下
姑待川兵來救軍心自安矣

關平入城堅守不出
且說劉封
投上庸去訖
殺出重圍
奉大敗
廖化乘勢
正遇吳將丁奉截住被關平衝殺一陣
藏于身中飽食上馬開門出城
公卽修書付化
化曰誓死如歸何所不至

且欲
容某計議化歇訖
公必陷矣
之兵
四面皆是吳兵圍遶
以救其危倘若遲延
化曰關公兵敗至麥城
望二將軍速起上庸
忽報廖化至封令請入問之
孟達探知關公兵敗
正議間

正如軀羊而入虎穴耳

量我等山城之衆以敵兩家之强兵

縱横江漢勢若泰山

又聞曹操親督大軍四五十萬

俱在荆州

九郡已屬于吳也止有麥城

達日近聞東吳精兵三四十萬

封與孟達日

今叔父被困如之奈何

王遂致書遣人往荆州

孔明曰此家事也問于關張可矣

漢中王登位之時

欲立後嗣問於孔明

彼以公爲草芥耳昔者

安忍坐視而不救乎

達笑曰公以彼爲叔

封曰吾亦知之奈關公是吾叔父

但言山城初附民心未定
君言雖是將何却之
天下皆知公何隱耶
以此觀之安得不以公爲草芥耳
使住山城之遠免遺禍于親骨肉也
又何必問于我乎
立嫡不立庶古之常理

達曰
封曰
封乃嘆伶之子

將軍可速回別求勿得遲矣
封曰一杯之水安能救一車薪之火乎
化大驚以頭叩地曰
若如此則關公哀矣
山城初附之所未能救解
次日請廖化至言此
不敢造次興兵恐失所守封然之

公與都督趙累商議曰 似此危急如之奈何

多半帶傷 城中無糧

不見動靜手下止有五六百人

開公在麥城眇望上庸兵到

大罵出城望成都而去

尋思須告漢中王求救化遂上馬

孟達皆托病不出 廖化知事不諧

止有孤城一
今以勢言之
上下相持
將軍所統漢上九郡
凡居人世須識時務
瑾曰今奉吳侯命特來勸論將軍
禮畢茶罷
公令放入問之乃諸葛瑾也
忽報城下一人教休放箭有話來見君侯
累日只宜堅守正議間

城若破但有死而已　爲子死孝爲臣

安肯背義降敵國乎

吾乃解梁一武夫

君侯熟思之

關公正色而言曰

可以保全家眷光顯祖宗

將軍何不從瑾之言歸順吳侯復鎮荆襄

內無糧草　外無救兵危在旦夕

次一死戰

同力破曹共扶漢室君侯何

瑾曰吳侯欲與君侯結秦晉之好

汝勿多言速請出城吾欲與孫權

節

身雖殞名可垂于竹帛也

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

竹可焚而不可毀其

死忠死歸宜路

吾何懼哉

孫權曰眞乃忠臣也如之奈何

回見吳侯曰

關公心如鐵石不可說也

璋滿面羞慚上馬出城

遂令左右逐出諸葛瑾

孔明在蜀佐汝伯父今若殺彼傷其義也

來斬諸葛瑾

公叱之曰彼弟

執迷如是言未畢

關平扶劍

蒙笑曰卦象正合謀之機也
敵人遠奔之義

權大喜乃問呂蒙曰卦主卿以何策擒之

占成卦象應主敵人遠奔

字子衡權令卜之範請

姓呂名範

衆視之乃汝南細陽人也

言未畢帳下一人出曰某請卜其休咎

有險峻小路
必從此路而去也
兵少必不從此路而逃正北
麥城四門皆有大路
卻說吳侯求計于呂蒙
蒙曰
某已算定
關公雖有冲天之翼飛不出吾之羅網矣

可成事矣

其餘大路

却令潘璋

引精兵五百伏于臨沮山僻小路

敵軍定無戰心必然奔臨沮

不可與敵只可隨後掩殺

伏于麥城之北二十里但有敵軍至

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

且說關公在麥城計點 軍兵
潘璋領兩枝精兵各依軍令埋伏去訖
權大喜遂令朱然
今夜亥時必然擒矣
此卦中主敵人投西北而走
範復卜一卦
關公走北門無疑矣
權又令呂範卜之
乃告呂權曰

雖有子
今日危急將復何如
吾悔昔日不用公言
浦哭而告曰
今日之事
遂與王
越城而去者數多
不見
是夜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名
糧草缺少
救兵到來
止有三百餘人

皆是山僻小路可通西川

此去若何　一人答曰此去

旌旗不整隊伍交雜　公問曰

遂上城觀之

見北門外小路

公曰

未爲晚矣　公曰吾亦欲如此

棄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來收復漢上

趙累曰救兵不至乃劉封孟達拔兵不發也何不

專望君侯速來救援

公痛哭而別與關平

城雖破粉碎身亦不降也

某與手下百餘人死據此城

甫痛哭曰君侯于路小心保重

裝束准備出城

雖有埋伏吾何懼哉

即下令馬步官軍嚴整

今夜可走此路

公曰

可走大路也

王甫諫曰小路有埋伏

大叫曰 關公休走

姓朱 名然 字義封驟馬挺鎗

火鼓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到爲首大將乃丹陽故鄣人也

只見山凹處

晚

關公橫刀前進行至初更約走三十餘里

吳軍見之不敢當先四下亂竄

二百餘人開放北門奮然突出比及天

前面喊聲大震一彪軍出
行不動者折傷五六十人走不得四五里
為首
然率兵掩殺
公不敢戰望臨洱小路而走
伏兵皆起
公乘勢追殺一棒鼓響四下
拍馬輪刀來戰
趁蚤下馬投降
免得一死
朱然便走

說趙累已死于亂軍中

關公不勝悲惶

急回山路而走

喊聲大震四下伏兵皆起

潘璋敗走

公大怒輪刀相迎只三合

字文珪驟馬舞刀

殺來

大將乃東郡發干人也

姓潘

名璋

已被潘璋步將馬忠所獲

關公坐下馬子横縄絆倒、

一齊並出先把

五更將盡正走之間喊聲起處兩下伏兵皆用長鈎套索

兩下是山山邊皆蘆葦敗草紛亂樹木叢雜時

止剩得十餘人前行

令關平斷後

公自在前開路隨行

孤久慕將軍盛德欲結秦晉之好

少時馬忠簇擁關公至前

權大喜聚衆將于帳中

東方已白聞已擒關公父子

自引諸將直至臨沮時

是夜吳侯孫權恐廢了事

亦受執

兵追至四下圍住

孤身獨戰力盡

與左右曰

有死而已何能伏耶

義同山海

鼠輩聽吾一言

今日還伏于孫權否關公罵曰

自以為天下無敵

何相棄耶

將軍平昔

雲長世之傑

欲遷都以避其鋒

操憐其才而不忍除之　自取其禍

如此恩養尚留不住　其後五關六將

下馬一提銀爵封漢壽亭侯賜美女十人

五日一大宴　上馬一提金

昔日曹操得此人時三日一小宴

吾深愛之今欲以厚禮宥之若何

主簿左咸曰

不食草料而死

却說王甫在麥城中

青龍刀賜潘璋其馬數日

赤兎馬被馬忠騎坐

急命推出

孫權低首而言曰

乃讐敵乎狠子不可養

後必為害

周倉自刎而亡
豈不知哉某無抗拒之策乃墮城而死
登城視之果是
將關公父子首級招安
王甫仰天而呼曰主之靈魂
王甫大驚與周倉
一人報吳兵在城下
立于其前急問之忽然驚覺不知主何吉凶正說間
乃問周倉曰
昨夜夢見主公渾身血汚

每三年禪泰造 止有一小行者下山

就此結庵爲卷

是普靜禪師雲遊天下來到此處見山明水秀

名普靜

元在汜水關鎮國是時

一座山名爲玉泉山

山上一僧

荆門州當陽縣

却說關公一竟不散蕩悠悠直至一處

普靜長老意以為關公關平周倉
仍如前呼之不已　小行者回嗔畢
提青龍刀　有二將相從左右
使小行者視之　見雲中一人騎赤兎馬
正當三更
普靜禪師正在菴中坐定
化飯度日　是夜五鼓風清

汜水關前鎮国寺中曾與君侯相會今日何不識普靜也

願求清號

靜曰昔日

下馬又手立于菴前曰

吾師何人

顏貎安在

遂以手中麈尾擊其戶曰

關公英魂頓悟卽落雲

坐于雲頭來到草菴之前

普靜見是關公

鄉人累感其德就于山頂上建廟
普靜長老爲師
于是公遂從其言入菴講佛法
後往往顯聖
今日呂蒙以詭計害公安足較也公何必疑惑
即拜玉泉山
忽然刺之此人于九泉之下安得而不抱恨哉
只以公所行之向日白馬隘口顏良並不典公相關
靜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論

後雲遊至玉泉山
黃梅寺五祖弘恩禪師爲師學大小乘之法
法名神秀拜蘄州黃梅山
上萬言策皆不中選遂乃出家
尉氏縣有一禪
秀才累舉不第
大唐高宗儀鳳年間開封府
四時致祭

忽然陰雲四合見
顯聖之祠也
神秀折毀其祠
鄉人答曰　乃三分時關公
創建道場
因問鄉人此何廟宇
樹下得金
見一大蟒神秀端然不動次日
一藏就于玉泉山
隨坐于怪樹之下

敬重士大夫
傳曰
神秀卽六祖也
闕公在生之時
就令闕公爲本寺伽藍至今古跡尚在
神秀卽破土建寺
神秀仰面問之公具言前事
闕公提刀躍馬于黑雲之中往來馳驟

凡有士卒爭鬬告于我前不問曲直
皆稱曰鬬爺命爺也
雖敬上士而不畏大人
故自古訖今
常曰恐犯爺爺也
後人爭鬬不忍告理
殿焉者告于公前公以酒和之
張翼德平生性躁

乃公神力破之

因解州鹽池出尤神作耗

故封爲崇寧真君

後宋朝崇寧年間關公出現顯聖

爲人民不敢犯其貴重也如此

所以關公爲人民不忍犯

並皆斬之後人爲此不敢告理但現

翼德

權召入問之
忽報張昭自建鄴而來
昭曰
將父子信忌招安各處人馬
孫權盡收荊襄之兵
自關公歸神之後
至今
護國祐民
後累代加封義勇武安王崇寧眞君

必起傾國之兵被報仇矣

備若知損其父子

更兼諸葛亮之謀

張黃馬趙之勇

今劉備已有兩川之兵

在桃園結義之時

誓同生

昔日此人與劉張

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江東禍不遠矣

漢中王痛哭關公

使荊州如盤石之安也

不犯東吳

昭曰主公勿憂某有一計令西蜀之兵

孤失其計較也似此如之奈何

權聞之大驚乃跌足曰

備奮力死敵則東吳之地何可當也

不如先遣人將關公首級轉送與曹操
若二處連兵
則東吳有累卵之危矣
操會其利
劉備急欲報仇
必然納之
必歸命於操
下之謂
華夏者何天
久思得漢上之土矣
今曹操擁百萬之衆虎視華夏
却說吳侯求計於張昭
曰

權從其言

即設宴大會諸將

若得兩川之地

何懼曹操乎

西蜀亦可圖之

然後于中取事此計可保東吳

蜀魏相攻看其急慢

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也

將之虎威

蒙曰

一者乃主公之洪福

權自出迎接撫其背曰

忽報呂蒙至

孤久不得荊州

如何不至使人請之

權曰

後孟德東下諸人皆勸孤降之
子敬便有帝王大畧此一快也
後不幸而亡
曾子敬代之
遂破曹操開拓荆州
昔日周郎雄力若蓋世膽量過人
坐於其大權壓盖而言曰
權讓蒙上坐蒙再三推辭

一手揪住孫權厲聲大罵曰碧眼
怒然擲盃於地
於是呂蒙接酒欲飲
立取荊州勝如子敬周郎多矣
此二快也
今子明設計定謀
赤壁鏖兵全獲其功
孤與子敬并周郎開廓大計

吾生不能啖汝之肉　死當汝追呂賊之魂

被汝一旦以姦計圖之

普自破黃巾以來縱橫天下三十年矣

神眉伯堅雙眼重瞳而言曰

大步前進坐於榻上

衆將大驚急勸住

小兒紫髯虎首

漫說吾否

其子呂霸襲爵蒙年四十二歲

具棺槨葬之贈左南郡太守謚陵侯

旦夕恐懼

權將呂蒙屍首

只見呂蒙七竅鮮血逆流死於牀下

衆將見之

慌率大小將士皆下拜

吾乃漢壽亭侯關公也

權大驚

言未畢堦下一人出曰
[illegible]
操大喜曰
[illegible]
來兒差使賫關公首級至
[illegible]
摩陂班師回洛陽忽報
[illegible]
令使星夜送與曹操
[illegible]
孫權懼其神威將公神恭敬不敢褻慢
[illegible]
却說關公顯聖追了呂蒙
初七日也

却來攻魏
後將首級獻與王使借知是王所謀不去攻吳
今東吳圖了關公慮王見責必懼其復仇
結義之時
誓同生死
昔日劉關張三人在桃園
操聞其故
操視之乃主簿司馬懿
也
已為後患也
此乃東吳移禍之計也

孤以何策解之懿曰此事極易王上
移禍於袁紹之事
操大驚曰
仲達之言是也
老瞞竟不識破
故知移禍于魏矣
或取中原隨勢而行也
或取兩川
來見於中看其動靜

且不久也

願王上思之 操曰仲達之見

若得一處 那一處

吳勝則擊蜀 吳勝則擊蜀

蜀勝則擊吳

吳蜀交鋒之際却因其勢而襲之

深恨孫權必盡力南征矣

葬以大臣之禮

使人皆知則劉備

可將關公英靈刻以香木之軀

關將軍眞天神也

吳使又將關公

良久方醒吁氣一口乃顧文武曰

操忽然驚劍衆將急救

則見關公神威怒動鬚髮皆張

操開匣視之見關公面如平日操曰久不見將軍也言未畢

遂令吳使入

眞神算也

褒贈荊王差官者

令大小官員送殯

操自拜祭

葬於洛陽南門外

刻木爲軀以王侯之禮

操愈加恐懼遂設牲醴祭祀

追昌蒙一節之事告操

顯聖附體罵孫權

此婦美而且賢　乃吳懿之妹也懿少亡父母
劉焉長子劉瑁之妻吳氏守寡在家
內
漢中王從之　孔明復奏曰
必難再來　人倫之道不可廢也必納王妃以正其
王上先夫人去世
孫夫人南歸　孔明奏曰
西川成都
說漢中王自東川回到

京知其賢
川人皆知其賢
居
娶不數月捐
因此劉焉娶與長子劉璋爲妻
後必大貴非后則妃也
有一相者
將妹入川
相吳氏曰此女
依傍劉焉度日

奉孝　且說東西兩川民安國富

後在川生二子公壽　次子劉理字

論其親疎　漢中王允遂納爲王妃

與吾同宗於理不可　法正諫曰

方敢勸王納爲妃可也　漢中王曰劉璋

忽又報馬到來
報說關公全獲其功
且言水淹七軍功蹟因此不敢動移
數次而至
忽又報關興到
正商議間荆州報捷使命
可使人替關公回
累累求親關公力阻之孔明曰
田禾大成忽有人自荆州來言東吳

立德問曰汝是何人不時至吾內室

擡頭見一人立于燈下

起一陣冷風燈滅復明

覺神思昏迷

就室中

秉燭看書

江邊墩臺提防

衆皆喜悅比及天晚各散當夜

萬無一失

玄德忽然驚覺乃是一夢時正三鼓

願兄起兵當雪弟恨言訖冷風驟起關公不見

義同骨肉

因何廻避　關公泣而告曰

夜深至此

必有大故吾與汝

避

玄德曰兄弟別來無恙

玄德疑怪自起視之

乃是關公於燈影下往來躲

其人不答

問之三次皆不應

聽知軍師入宮特來至此
孔明曰某纔起軍師府下報一機密事
迎見許靖靖曰
亮以善言解之德再三懇問
乃是王上心思關公以致此夢何必多疑
孔明入內玄德細言夢警孔明曰
急出前殿使人

吾以善言寬之恐傷其心故也

未敢言也

昨夜王得一夢如此

但恐

關公禍已及矣

見將星已落荊楚之地預知

某故來報

孔明曰吾夜觀天象

關公殞矣

靖曰今有一人傳說東吳

呂蒙已襲荊州

有何機密

彼若有失孤豈能獨生耶
勿生遠慮　立節德曰
孤與雲長誓同生死
背虛疑之事耳未足深信
願王上寬懷
乃漢中王也
亮靖奏曰適來所言
孔明辭而出
孔明歸臥草廬因何瞞我
丞相見事如神方視之
忽然殿內轉出一人
關公已故

孔明　奏曰劉封孟達如此無禮罪不容誅

玄德大驚曰　若如此則吾弟休矣

化哭拜于地細奏前事

廖化至

玄德急召入問之

未及折觀　玄德又奏荊州

伊籍至　玄德召入問之却纔呈上表章

孔明許靖正勸論之間　報馬

為吳將潘璋步將馬忠所困

一面差人會集人馬來救孤

孤豈能獨生耶

玄德一面差人赴閬中報知翼德

孤來日自提一軍去救

玄德泣而言曰雲長

亮親提一旅之師去救荊襄之急

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

關公出已
[illegible]

王上少憂
孔明勸曰

扶入內室送罷湯藥
[illegible]

衆文武
[illegible]

曹操殺神醫華佗
[illegible]

大叫一聲
昏絕於地

父子歸神
義不屈節

又哭絕於地
若不雪恨
乃負當日之盟也言訖
孤豈能獨享富貴乎
普同生死今雲長已亡
關張二弟在
保等萬金之軀徐報仇
玄德曰孤與
王上且宜

立德曰孤已與東吳誓不同日月也

倘若摧殘誰肯盡心竭力而報仇雪恨也

王上念舊日之盟理宜報仇

孔明再三言曰

但痛哭而已淚濕衣襟

眾官勸解玄德三日水漿不進

一日哭絕三五次

也

玄德曰　吾今提兵
故勦操以厚禮葬之
是令王上歸怨于吳
魏多人物
已知其心
此何意也孔明曰此是東吳移禍於魏
操以王侯禮祭葬之
玄德曰
將關公英靈獻與曹操
東吳恐王上報仇

立德方纔進膳
川中大小
衆官齊諫
王上只宜
按兵不動
各懷諞計乘空而
魏亦令我兵侵吳
且與關公發喪待吳
不可方今
問罪於吳
以雪吾恨孔明

可造新殿居之

洛陽行宮舊殿多妖

衆皆苔曰

操甚驚懼乃問文武

自蓋關公後

每夜合眼便見關公

却說魏王在洛陽

南門祭蓋號哭終日繼之以夜

將士盡皆掛孝

同玄德親出

前有一祠　名躍龍祠祠傍
蘇越曰　北去離城三十里有一潭名躍龍潭
甚合孤意　恐無棟梁之材
畫成九間大殿　操視之曰汝畫
蘇越　操召入令畫圖像蘇越
操大喜　賈詡曰　洛陽瓦工多
吾欲起一殿名建始殿　恨無良工

鄉老諫曰未可此樹數百年矣
亭亭如華蓋直侵雲漢並無曲節操欲砍之
躍龍祠下馬仰觀其樹

斧砍不入
鋸解不開

操大喜卽令人工砍伐
有一株大梨樹　高十餘丈堪作建始殿之梁

于不語怪力亂神
是何妖神敢逆孤意
下及庶人無不懼孤
四十餘年
上至天子
吾平生遊歷普天之下
操大怒曰
王若伐之必主禍也
常有神人居其上下
老龍伏潭中

坐於殿中

回至宮內是夜二更操睡臥不安

忽然怪風驟起風過處

操愕然大驚擲劍上馬

血濺滿面

左右衣襟盡赤

再欲砍之

血濺滿身

拔所佩劍親自砍之

錚然有聲

是此一樹有何疑耶

記

曹操欲操大斗聲忽然驚覺

吾故知汝數盡特來殺汝

皂衣人仗劍

意欲篡逆

其人答曰吾乃梁樹之神也

汝若益建始殿

直至面前操急問之曰汝是何人

一人披髮仗劍渾身皂衣

歆曰華陀字元化
操曰雖聞其名未知其才
乃是江東醫周泰者乎
歆曰然
操曰
皇上知有神醫華陀否
歆曰
華歆入曰
遍求良醫治療不差
百官皆憂
華歆曰
頭痛疾病不可忍也急使
共入不旦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旬日而愈
一日陀行於道上
忽見一男児
以藁下之
已死多時而不治療遂
陀視其尿中是児胎也
或二月或三月或二十日之間俄平復矣其神効如此
然後以薬線縫其口薬未

一小兒引患者視之見數條蛇懸於壁上
吐吞一條、長二三尺飲食即下
將蛇赴陀家致謝
共人歸家飲之
陀令收蓄汁三升即飲而愈
此乃飲食不下之病
問曰
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呼不呼似吸不吸
有氣無表有痛無形
其果然

又發必死也

後陳登果三年而死

今日雖可三年之後

陀曰此乃魚腥之毒

音赤頭首尾動搖

吐虫三升

陀以藥飲之

虫有虫數升

不能飲食

又有廣陵太守

被犬咬其足指隨長一塊痛痒不可當令陀視之

一黄雀飛去

陀曰疼者有針十箇

人皆笑之

陀以刀割開一人在途

生一瘤痒不可當令陀視之

陀曰内有飛物

又有一人眉間

所患之病也操曰狐平曰患偏頭風
之疾：：：

陀曰王上會聞關公中毒箭傷其肩
操大怒曰
汝要殺孤耶
欲開腦袋取出風涎此病可以除根
風涎不能出枉服湯藥不可治療某有一法
先飲麻肺湯然後用利斧
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此病可以除根
汝要殺孤耶
操大怒曰
陀曰此病根在腦袋中
四五日不飲食
不時舉發
故可治之

拷問其情

呼左右拏下獄中

賈詡諫曰

佐耶

次必與關公情熟

乘此機會而與其人復

孤腦袋安可比臂也

何多疑焉

自然無憂矣

今王上小可之疾

痛入骨

某刮骨療毒

陀感其恩乃告曰

此人每日以酒食供奉華陀

姓吳人皆爲吳押獄

華陀受刑不過只可屈招

急令追拷

操此之日

似此良醫世之罕有未可廢也

我今死於非命

有一禁子

陀卽修書付吳押獄曰

我若得此書棄了此役醫治天下病人

以全先生之德也

吳押獄臨來時

付汝

汝一見、卽速回家、

深感汝恩無可遣一人送與我家取將青囊書來

以報我修一書

恨有青囊書未傳於世

問妻要書行醫治病
華陀死于獄中
吳押獄却了差役回家
操病越加沉重
回家令藏之
其妻將青囊書與吳押獄
直至金成問陀妻取之
將青囊與妻藏之矣
次押獄辭了華

卉囊書不曾傳於世
之人不得知之矣
書非是不能學者
毀之
吳押獄頓足悔之曰
一般神妙
只落得死于牢中吾故
夫問其故妻又曰縱然學得與華陀
妻曰青囊書吾已燒毀也
却說魏王
因此
使萬世
神
惜哉

伏望早遣大將剿滅劉備

臣孫權久知天命以歸皇上

操折封視之書曰

操召入使呈書與曹操

近臣忽奏東吳又遣使至

自殺華陀之後

病勢不退又憂吳蜀未知如何

正慮之間

王上功德巍巍

漢室自安帝以來國祚已衰

時有侍中陳羣尚書桓階　伏地奏曰

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

操視畢大笑出示羣臣曰

納土歸降矣

臣郎率羣下

夏侯惇諫曰　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

于身足矣何敢更望於外乎

雖有功德位至王

操笑曰吾自事漢

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

故孫權在外稱臣

苟天命在孤孤即爲周文王矣
復何疑哉
操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
理合順民應天
今天下投歸
功業著于黎庶
即主民之主也
今王上即戎三十餘年
能除萬害
爲百姓所歸者
方起

即日遣使往東吳封權
封孫權爲驃騎將軍南昌侯領荆州牧
却說曹操聽司馬懿所言與多官商議
魏太子曹丕秉政
王上可以封之令拒劉備也
今江東孫權既稱臣而來歸附
操謙辭不允
司馬懿曰

三八

故將馬騰全家殺之

及曉召賈詡曰孤昔夜夢三馬同槽

疑馬騰馬休馬鐵

是夜子時夢三馬同槽

操病轉加

送于禁還都

權受爵已畢

隨遣使上箋謝恩

殿中聲如裂帛操覺頭目昏眩伏於凡上而臥忽聞
文武皆散　夜至三更
奪曹氏基業兆于此夢
後司馬師司馬昭此三人專政
皇上何疑焉
操因此不疑
吉兆也泉宮言祿馬尚干槽
今夜復夢之
詡曰祿馬者

次夜又聞殿外男女哭聲

近臣將操救出別宮養病

忽然一聲響亮震塌殿宇西南一角

隱隱聞索命之聲

操急拔劍望空砍之

渾身血污立於愁雲之內

董貴妃　二皇太子并國舅董承二十餘人

操驚問之

忽見伏皇后

孤天命將盡雖日用萬金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操歎曰聖人有云
王上當命道士設醮禳揚
今日如此爲何
操召羣臣入曰
不絕至曉